



# 漫畫之友

哈哈！媽媽，我打了一個大夾子。

五洲



1186



醫生：『你的面色的確好看得多了！』

特寫

國際的滑稽的勞動節



大家聯合起來



大家打倒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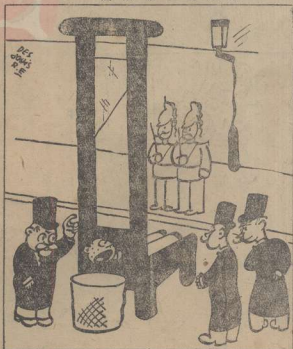
搜捕搗亂份子



煽動份子的羣衆



工場主任說：「管他什麼性命？性命，勞動節不勞動節，我們要拼命生產，車輪是不能定的。」



監新聞：「你有遺言沒有？」  
死刑囚答：「今天是勞動節，不該殺我的頭。」



國社黨的糧食分配

美國「芝加哥論壇」



法四斯蒂敬禮的新姿態——里本特羅夫回到倫敦  
蘇聯「Izvestiya」



開視之練束縛全球——如何能向前進展？

意大利「Ynerin Meschine」



迴旋門式的外交

美國「紐約時報」



不干涉委員會的好整以暇

英國「標準晚報」



溜冰

美國「紐約時報」



蘇聯重軍

美國「芝加哥論壇」



那就好了。  
英國戰士的感嘆：要是青年人能有我初穿制服時的精神，



保護國境的蘇聯武裝

德文「中央報」

## 我們的目的 編者

我們絕對地相信：「漫畫是一種民衆教育的工具」，它可以公平地顯示當前的國際狀況，人類文化進展，人間的苦鬥精神等。

因此，我們要維護現階段的中國漫畫運動，要打倒投機商人所刊印的，低級趣味的，毒害社會的漫畫刊物。

我們要爲讀書大眾服務，減輕他們的負擔，使他們能以最低的代價，能欣賞到國內外最優秀的漫畫和漫文。

我們要以基本的理論與實際的例證，灌輸給有志於漫畫藝術的青年，使他們成爲中國漫畫運動成熟爛漫期間的有力份子。

我們還要聯絡全國的漫畫同志，互通消息，共同切實，爲社會的改善，爲民族的生存而奮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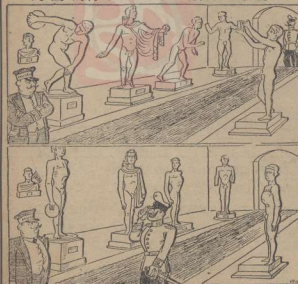
活人哭，死人笑

轉載「日之出」(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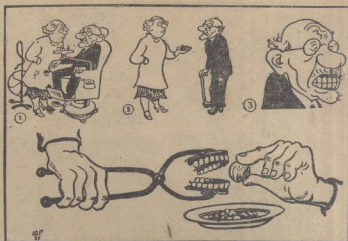
英國的特性

轉載Punch(英國)



將軍到博物館時候

轉載Juegd(德國)



鑲牙齒吃東西

轉載「鯽魚」(蘇聯)



林間學校的圖畫課

(畫睡醒睡的先生)轉載「日之出」(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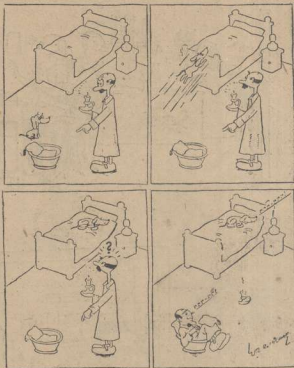


魔術家宴會時衣帽間的突變

轉載Punch(英國)



編輯老爺收到社交花的捐贈以後 轉載Live(美國)



狗的訓練 轉載Der Lustige Sachse(德國)



請你和我一舞

轉載Der Lustige Sachse(德國)



狗的報復

轉載 Le Rire (法國)

員的機器麼？」轉載 Curin Meschino (意國)  
機器商人：「對不起，你先生要買替代打字



113

酒醉鬼的新發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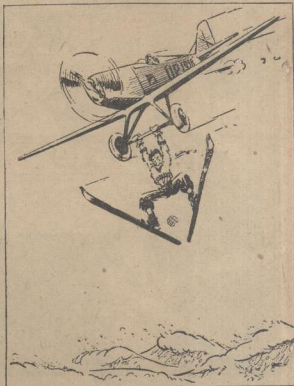


轉載 Mukete (奧國)

走的样子 轉載 Florence (意國)  
一個怕老婆的人，遇到辦公處時行



此之謂滑翔飛機也



轉載 Sydney Bulletin (澳洲)

不能不看戀愛小說。轉載 En Rohardt Trimm (荷蘭)  
病人：「我的病怎樣了？」醫生：「好得多了，不過還



打破世界紀錄的短跑錦標 轉載 Judge (美國)





到  
飯  
店  
去

轉載  
Le Rite (法國)



夫：「我的女書紀的生日，你想送點什麼好？」  
妻：「送一封停止職務的信給她。」

轉載Sydney Bulletin(澳洲)

警察  
闖入  
裸體  
圖以後



轉載  
Gutierrez (西班牙)



「再討一個，你們就可以在我大腿上又麻查了。」

轉載Judge(美國)



林中多盜遊人概須舉手而行



其餘的隊員都因犯規而退出了



怕耗子的家庭中人的晚餐



「麻煩死了，還有好久你們纔可以把火救得熄？」



「你記得他們的汽車停本這兒有好久了？」



息隱後的船長所設計的花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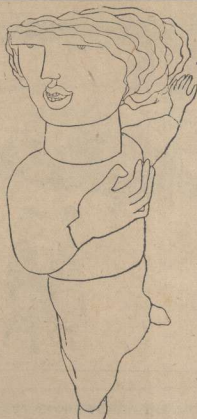
足球迷請教印度藝術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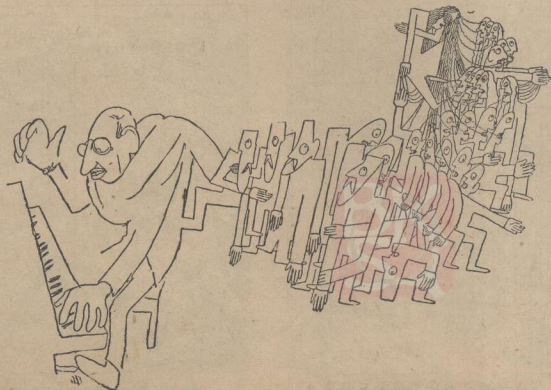
「抱歉得很，我們帳篷是在黑暗中搭起來的！」



八十日環遊世界一周的人



地中海的女兒



史特拉威斯基的演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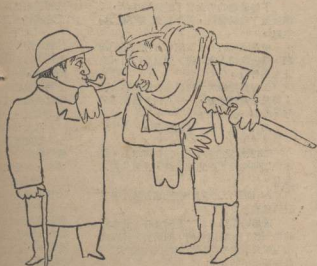




壞地方 (一)



壞地方 (二)



皮卡梭與史特拉威斯基的會見



壞地方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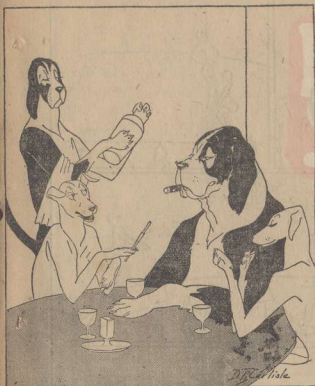
## 狗的社會生活



兩個青年狗向家長要求許允訂婚



好萊塢的狗明星一律要研究標準英語



有權有勢的狗就可以在左擁右抱



狗因狗妻行會不檢所以屢有私人偵探

## 桃色事件有階級論

「桃色事件」誰都愛聽，誰都認為不甚道德的。

下等社會的男女有了這種事件，人家知道了當笑話談，言下且有「看不過」的意味。

中產階級的男女當然也有「那個」的問題，第一就人家知道，所以有人「可能」有所忌憚。

上等貴族的男女也難免有「那人」之疾；可是本身的感覺，一般人的看法就不同了，覺得「美談」矣。

其實，還不是一樣的動機。

「主僕戀愛」舞女復仇，在報章上，是本報新聞欄第二章的第一段，夜間的驚人消息。

「公園野合」學風與醜聞當在「不甚重視」的地位。

但是國際強人有了香艷事件，在本國的「國恥」；在國外的，則對於「國際政治」頗有「關係」之「事」與「國家大事」是無害於下的。

天下之大，人生於世，皆知是也。

流世輩主，拿破崙有情人，傳誦一時。

西楚霸王，項羽和虞姬的一捨身；

到了現在，還讀梅博士之流談話。

以此類推，古今中外，皆莫異其理也。

在一九三七年，有人說：四大偉人是意相墨索里尼，蘇聯書記史大林，德國偉人希特勒和普魯士的國王威廉。

四大「偉人」中，希特勒是獨角漢，且無意於「無後為大」的事上，應該純粹的「硬」性人物；但是在去年史丹利克普魯士大會的時候，就說制一「希特勒與普魯士小姐」的盟約，這話在柏林的街頭巷口都可以聽到美談矣。這話，從多少少女的嘴裏。

史大林被夫人「行刺」……

那位方面孔的「南尼亞」的征服者墨索里尼和從來沒有到過與「色」有關的妙事，有之自上月九日的「巴黎電」：（巴黎電）法國前駐意大使向伯蘭，十七日在北火車站，欲往北京時，突被一女子用手槍擊傷。

內廷當即破曉，拘獲；伊曾以與意大利某要人之戀愛事件告知向伯蘭，不料向伯蘭則以此事，而一般情事亦告結束，故擊之以淡雲云。預審指事關複雜日誌一冊，內載有伊與意相墨索里尼之關係，及意首相照片三幅，並有親算簽名者一節。

蔣委員長……我不說說。

蔣委員長……我不說說。

蔣委員長……我不說說。

蔣委員長……我不說說。

蔣委員長……我不說說。

蔣委員長……我不說說。

蔣委員長……我不說說。

蔣委員長……我不說說。

蔣委員長……我不說說。

蔣委員長……我不說說。

中入薩幸森夫人離婚案，據十八日紐約電稱：薩幸森夫人最近時期，與辛浦森夫人實行結婚之說，孰意辛浦森夫人離婚事件，漸又舊案重提。因此引起倫敦人士極大注意。

事緣民事檢察官彭恩爵士，已向法庭申請，註銷辛浦森夫人與其前夫離婚之裁定也。

十九日開審，據十八日探悉：彭恩爵士將向法院提出去年裁定離婚以後所發現之各項事實，例如「非同時性」，「住所不合法規定」，「供辭虛偽」，「通姦一罪，證據不足」按辛浦森夫人所以其大通姦罪為其離婚理由也。

（又）關於辛浦森夫人之離婚案翌日更新審理，雖經彭爵士當堂宣稱：辛浦森夫人與其前夫，並非同時訂結情事，辛夫人在行為上，亦無失當之處。去年所裁定之離婚「裁定」仍當於本年四月廿七日發生效力云。因此，薩幸森夫婦公府，一俟此項裁定生效之後，即可與辛夫人大婚。

英皇愛德華八世為辛夫人，去了京廷王后；同時也報載了許多材料，最近還有如上的變化。

世界尚未大戰，（也許要來的）所以大家都要來談「風月」，「新聞的風月」感嘆着有香艷的風味就是着材料，以至於「報」外，恐怕將來歷史會定一九三七年是「桃色年」呢！（倫敦「談風月」）



惡狗俱樂部中的賭場與

## 流彈

## 梭格羅的漫畫劇

陳留道教授以「修辭學」聞譽一時。前年在某大學上課，曾舉一例曰：「近報載有『貴益壽醫師專制包皮過長』的廣告，其實這句文字是不通的，應改為『貴益壽醫師專制過長的包皮』方妥。」（馬野）

客自廈門歸，語我鼓浪嶼趣聞一則，曰：「有警察在理髮所理髮，剪畢，理髮匠敷髮油香水後，即在警察額上貼上一張印花，且以橡皮印在印花上蓋一章，警察驚問其故，且怒不可遏，理髮匠從容曰：『吾等平日服令我輩貼印花，而理髮業無發票，如不貼，君等又將抓洋單去罰錢，貼則捨來客之頭外，實無其他適宜的地方也。』」（馬野）

（馬野）

日前接由金門縣二區署友人書謂：「弟昨下鄉捕來一嘍匪犯，回來給區長鑒了個大釘子。因該館的大老板為區長的大靠石。弟力爭不服。已於午後呈上辭職書，想十九可准。……」因後想此小事。報必不載。特書以誌之。（耳東）

某部派某委員至某機關視察工作，兼檢查清潔，是否合於新生活運動。而某委員之觀察精神特佳，每至一處，即詳細詢問，並翻閱抽屜。於某科員抽屜中，覺得電影明星阮玲玉之照片一紙，某委員問：「這是什麼？」某科員面紅耳赤，囁嚅答道：「這是內子。」（錢無敏）

瓊山某區有女教員某氏，與一海關職員在公園密會，為區長所執，氏乃控區長於法院，實渠代人向某副員接洽走私事件，被區長誤為密會，將之拘留，欲借端勒索云，瓊崖民國日報登載其事，標題曰：

「女教員有意談私，區所長無情拿入」

某地嚴戒期內，一鄉人進城，為邏者所執。翻搜其身，一文不具，失望至極。當即變以雪茄，並道：「記着，下次不要忘記帶錢。」（劉劍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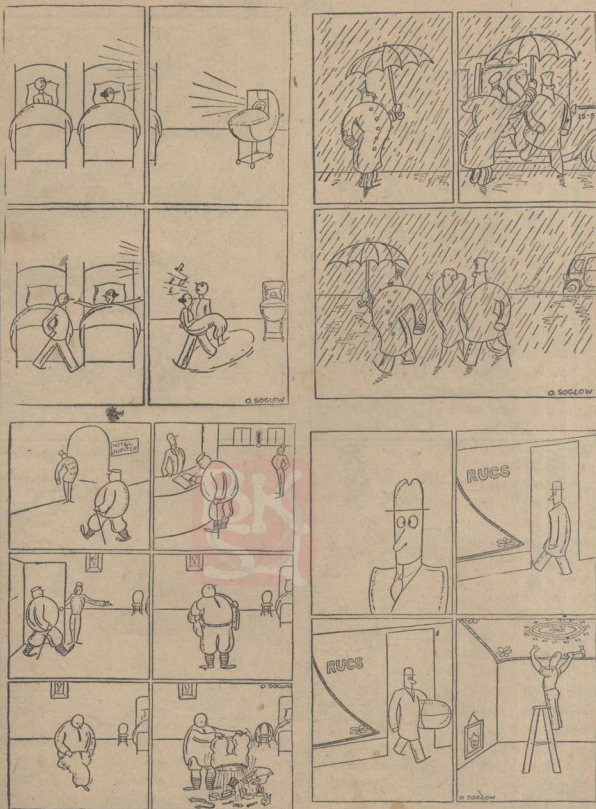
（劉劍制）

O. SOGLOW

「其志可善，而其情尤可憐也」。友有陶吾云：「我亦有一不共戴天者，但非閩人軍閥，僅係小土匪已；欲步施劍卿之後塵，其能援例特赦乎？」吾曰：「一為老虎，一為蒼蠅，其情雖同，而大小各異，夫撲一蠅，志不可嘉，勢必償命。」友聞言喟然！吾亦為之悲。（白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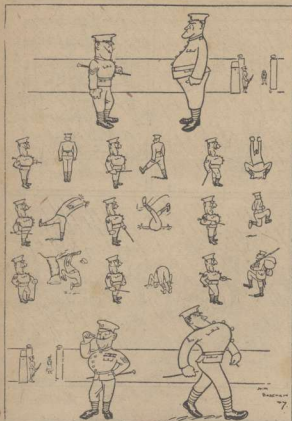
孫傳芳被刺，人心大快；曰「中國去一豺狼矣」。施劍卿特赦，人心大慰；曰「其志可善，而其情尤可憐也」。友有陶吾云：「我亦有一不共戴天者，但非閩人軍閥，僅係小土匪已；欲步施劍卿之後塵，其能援例特赦乎？」吾曰：「一為老虎，一為蒼蠅，其情雖同，而大小各異，夫撲一蠅，志不可嘉，勢必償命。」友聞言喟然！吾亦為之悲。（白黃）







# 軍事秘密



升官前後



司令變類的威風



有一點醜態



考試勸誘兵

H. M. Bateman 作



政客的演說



衝鋒訓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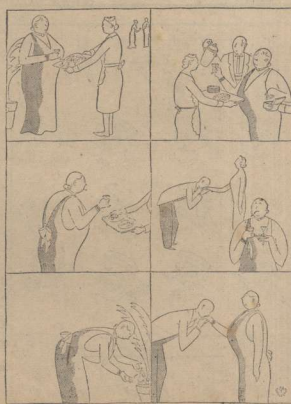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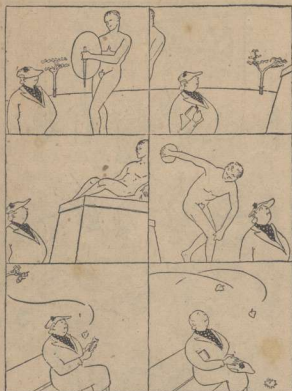


上操的特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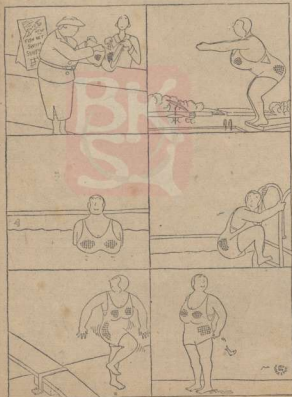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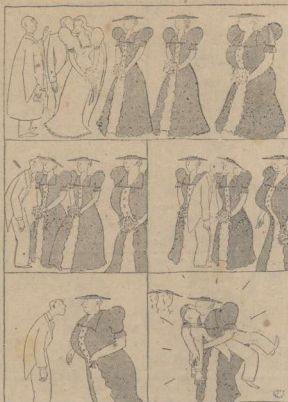


同一人也

# 胖太太的喜劇



Jeorse T. Ebbleston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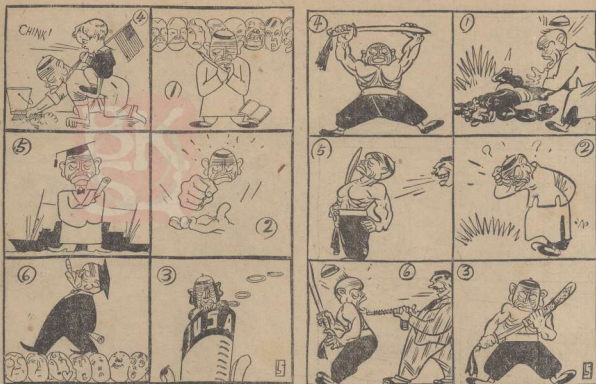




高龍生作

# 阿斗畫傳

(載「十日雜誌」)



鍍金術

何妨一拼？



貪圖的人

信仰與環境

## 開會難 亞伍

譯自 A. A. Averchenko 原著故事集，柏林 A. A. Sever 公司出版——

從前莫斯科有一個護實人，坐在家里愁鬱地喝著野草茶，用甜菜根代糖，柳樹皮代麵包，凡士林代牛油。突然有人敲門。一位從人民委員會來的武裝兵士走進來。

「同志，跟我來！現在輪到你赴會了。」

「真的嗎？唔，你想看看，我上個禮拜才罷……」

「那有甚麼稀奇。這是一個新命令，史達林同志要演講目前的問題！」

「唔，我敢向你發誓，我早已曉得他要說甚麼話。他要叫我們大家在這困苦的情景中再忍耐一下，他要叫大家一致反對波蘭，反對羅馬尼亞帝國主義者，他要答應下星期時世界革命爆發……我心裏既然曉得他要說甚麼，那我何必再去呢？」

「我不管那些。我得照座數目，召集一千六百四十人，現在我就在召集！」

「那麼我教你一個辦法吧。有一個傢伙住在這裏，名字叫愛羅羅夫。」

「我跟他好久沒去赴會了。你不妨去找找他看。」

「我並不是賄子，給人哄來哄去

，一無所得。昨天他們才把他抓到時探部去，因為他缺席兩次。唔，怎樣呢，我替你寫下名字好嗎？」

「我手痛。」

「你用不著用手痛的。」

「唔，可是手上生了一些丘疹啦。我恐怕這樣著了涼。」

「那裏把手伸在袋裏好了。」

「可是這麼一來，我怎能拍手呢？假如我不拍，你曉得我會被人怎樣嫌的。何必去破壞呢……」

「呵，用你另外一手拍自己的頭，那就行了。」

主人想了一會。他突然記得了。

「你曉得的，隔壁那邊有一個名叫伊凡諾夫的。他真贊成你們這種會。你還是找他好。他靠開會長大的！外邊一開會，你真沒法子把他關在屋裏……他總是拼命奔出去的。」

「你消息太不靈通了。他已經耽三天了。我們替他急的。同志，你想得到嗎？他開會的時候睡着了！」

「唔……曾使我睡著了呢？」

「別掛心，他們會在暗探部裏把你喊醒的。」

「同志，我請你喝一杯紅酒精神嗎？」

「多謝多謝。祝你健康！我十分感謝你的好意，可是……我不能請你去坐。你要相信我的話。我整天發狂似地開鬧去。要拉人去赴這些會，真



「王律師：這十萬款實在是我從你那鄉下的小子，可是你若能替我把這官司打赢了那我一定重重的酬謝你。」

「哈哈，容易容易好在他是一個鄉下小子，一切包在我身上。」

本誌特約漫畫家李煜作

些他嫻嫻的會，這些！——大家都說一樣的話。不是老要剛要分錢，便是辦事裏裏忙得要命，或是不能出門，因為沒去發誓。他們都是那樣的：昨天有一個哭得跟小孩一樣，動着腿的腿——「求求你，請你不要管我，對於這史達林我許願了，假如在請第三國際的開會的時候，我突然崩潰了，那對我有害處好嗎？」他哭了，他的老婆也哭了，那些小孩都號哭起來，連我也流了一點點眼淚。可是，我終究沒去。我不得不去他。你既然是一個蘇維埃的自由公民，你便得服從史達林，你別在乎！不然你們怎能自由呢？唔，我想我還是把你名字寫下來。」

「這的……這會長不長呢？」

「呵，不，不長的。唔，你還是自動去紅，這樣一來你我都好看。祇有史達林的演講，還有三四個人，旁的沒有甚麼了。當然，末了還有到會者的投票表決。」

「呵，天啊！還有投票。唔……這麼一來時間就很長了。」

「甚麼？議案嗎？那早已決定好了的。早已用打字機打好。你看，我帶一份在身邊。人家一問我就可以回答他們啦。」

兵士把來復槍放下，在他的布袋裏家翻一番，拿出一張灰色的紙。這莫斯科人讀道：

「我們出席史達林同志所召集的會議的全體兵士，對於蘇維埃的外交內政，一致表示滿意；我們要求全體共產同志，對波蘭的小資產階級，一致作最後的共產戰爭，我們願為第三國際的榮譽而忍受各種困苦與罪惡！」下面有一千六百三十九人簽名。

主人把這議案讀完，長嘆一口氣，竟把胸前一粒珠子都嘆掉了。

「唔……我們有甚麼辦法呢？拉斯普丁說得好，既被投入河中，沉也祇好沉下去了。」轉載「西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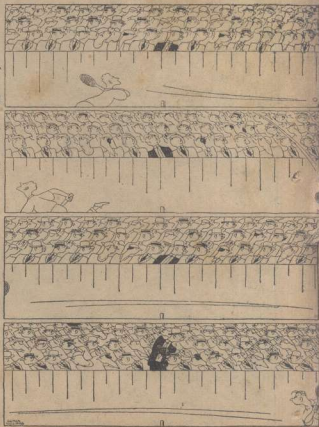
太太的經濟學

有傷風化者不教



一場春夢

一個叛徒





賠  
價

損  
失



銅  
像  
多  
情







## 蘇聯幽默選

寸草

(一)斯大林頭髮裏有虱，用盡各種科學方法不能清除。斯大林就叫賴古克去商量。賴古克說：「這很簡單！把一個虱子集體化，其餘的一定全逃走了。」

(二)蘇聯的嚴密政治警察(G.P.U.)發覺了嚴峻的政策之後，密探們都得全對老百姓要特別有禮貌。有一次一人在街車中打了一個噴嚏，站在月臺上的一位密探，他首先到車上，大聲咆哮：「誰幹的？誰打的噴嚏？」全車大起恐慌。車中同仁們催促這位密探的打噴嚏仁兄自己承認罪惡，這樣可免全車被抽。他發抖地說：「噴嚏是我打的。」這位密探怒道：「賊寇康德！」

(三)一大羣兔子從蘇聯逃到波蘭邊境。兔子們解釋道：「G.P.U.已經下令抽盡全蘇俄的長頸鹿。」但是，波蘭國員抗辯着：「你們並不是長頸鹿。」兔子們回答道：「是啊！不過請你們向G.P.U.證明罷！」

(四)一個農夫參觀一個新建設的短波無線電台。工程師告訴他從播音機發出的任何聲音都可以在全世界聽到。這位農夫就請求試一試。就走到播音機前大叫——「救命！」

(五)一天，在斯大林私人辦公室門外可以聽見裏面一個可怕的騾動。這位領袖正用一市極激烈的形容詞責罵一個。這位受罵的司閫偷窺一下，想看一看這位被斯大林痛罵的同志。可是除拉斯太林以外什麼人也沒有。司閫很不好意思地問道：「你真厲害的人在那裏？」斯大林答道：「我剛完畢我每天一刻鐘的自我批判。」

(六)眾知謝爾和舊俄的官吏們受罰的時代。有一人說：「我的太太和我共有三子，大兒子是工程師。次子是細菌學教授。第三個兒子也在阿伯利。」

(摘錄該風)

## 漫畫之友半月刊

每月一日及十六日發行

第四期每冊一角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王敦 張鴻 廖飛  
 發行者 漫畫之友社  
 上海四馬路華成路銀河里卅八號  
 電話八四四八四

總經售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中市電話九二二一三  
 印刷者 生美印刷所  
 四馬路二八六號電話九二五一〇

本刊已呈請內政部登記

預定價目表

時間	冊數	國內	香港	歐戰
全年	廿四	二元	三元	四元
半年	十二	一元	一元六角	二元二角

寄費在內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女：『孩子大了，我們總得要舉行結婚！』

上海图书馆藏书



9541 412 0040 54048

# 漫畫之友



「絲也不掛  
騎馬上紐約」

